



冬至前，五指山市水满乡的枫树披上“红妆”。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编者按

节气大雪前后海南岛的那一次大幅度降温，让五指山的枫叶悉数变红，层林尽染，蔚为奇观。12月22日，冬至这一天，琼崖大地再一次迎来降温天气，让岛民们享受到了一年当中难得的凉爽体感。

让我们通过民俗和诗词，了解冬至这一节气里，有过哪些文化美谈。

远溯春秋时期，国人立杆测影，杆影最长的一天为冬至。“至”是极致的意思，《月令七十二候集解》称：“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冬至一般在每年12月21—23日交节，这一天太阳几乎直射南回归线，北半球各地白昼时间最短，夜晚时间最长。

从气候上看，冬至是数九寒冬的开始，我国各地气温将持续下降。同时，作为阴阳消长的一个转换节点，冬至又被赋予了浓厚的文化意义，是传统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之一。

远客思归
一年中温情的想念

冬至又称冬节、亚岁、长至节等。汉唐以后，冬至日有祭祀、拜贺、宴饮等诸多活动。我国幅员辽阔，冬至日北方一般要吃饺子、馄饨，南方多煮汤圆（又称冬至圆、冬节圆、甜丸等）、吃长线面、做糯米饭（广东称腊味饭）。相对而言，南方保留了更多过冬节的习俗。比如岭南一些地区，一直延续着漂泊的游子冬至回家过节、祭祖扫墓的旧例。潮汕一带，拜祭当年去世还没扫过墓的新坟则称为“拦冬”。在海南，冬至又被称为“小清明”，族人要团聚祭祖，部分地区也保有冬至扫墓的习俗。

鸡、鱼、烧肉是“团冬”宴席的必备美食。广东冬至要吃生鱼片，珠江水域出产的鲩鱼就颇受青睐。“粤俗嗜鱼生……以初出水泼刺者，去其皮刺，洗其血腥，细脍之以为生，红肌白理，轻可吹起，薄如蝉翼，两两相比，沃以老醪，和以椒芷，入口冰融，至甘旨矣。”（屈大均《广东新语》）除了生吃，当地人也会打边炉吃熟鱼（即用鱼肉涮火锅）。鱼肉切法考究，滚在沸水中的一片片鱼肉似断似连，如纷飞的蝴蝶一样。兼吃生鱼与熟鱼也蕴含着一定的养生之道：水属阴性，鲩鱼浮在水域上层，便是阴中之阳，食用可以发动身体的阳气；而生吃易受寒凉，熟食则起到补益的功效，从而可以达到阴阳协调的平衡。

糯米性味甘温，冬至宜食。俗语说：“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天。”糯米制成团团圆圆的冬至圆，寄寓着阖家团圆的祈福。制成风味独特糯米饭（可

冬已至，春不远
唯以长情寄长夜

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意微



添加腊肉、香肠、瑶柱、虾米、赤豆、花生等多种食材），杂陈着海陆丰收的盛景。糍粑的原料也是糯米，荆楚一带的早点摊儿常见金条般的“炸糍粑”，鄂州近年的年末还专门举办提振乡村经济的“糍粑美食节”。海南苗族也有一种用山兰糯米制成的糕粑，在冬至日食用也是为了表达年末时节稻谷丰收的喜悦。

从气象上讲，四季温煦的海南岛很难“入冬”，寒冷的特征在海洋季风的吹拂下基本消弭殆尽。明代晚期曾担任过琼山教谕的李之世（字长庆，号鹤汀，广东新会人）在海南写下《琼土最暖冬至后尚有菊蕊未开者》，歌咏海岛冬季的风物：“炎海无霜菊后开，却留蓓蕾待阳回。寒枝未放篱头信，暖律先嘘荻孔灰。”（古代以时令合乐律，温暖的节候称“暖律”。）岂止菊花，三角梅、鸡蛋花、木棉花等诸多花卉都会在海岛的冬日里争奇斗艳，绽放出别样的热烈欢欣。

冬至天涯暖，远客怀归时。别绪总是凄迷，若问客居的游子何时最想回到家乡，那大约就是在冬季吧！明代定安进士王弘诲曾借一首集句诗来表达冬日回归故里的企盼：“干戈衰谢两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万事纠纷犹绝粒，百年多病独登台。新亭举目风景切，巫峡秋涛天地回。独把渔竿终远去，一生怀抱向谁开。”（王弘诲《乞归候旨集杜·其三》）冬节来临，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乱离之世与老病衰微怎能不让人萌生去国还乡的念想？一叶舟、一根竿……这一生的抱负也只有处江湖之远的南国故乡才可安置吧！

九九消寒
冬日里长情的告白

明代海南哲学家钟芳写过多首关于冬至的诗歌，如《冬至次顾洞阳韵》：“阴极阳初复，机微帝实临。玉衡宵渐短，风兆

难任。浑噩羲黄世，希微太古音。茫茫炎海上，谁识顾和心。”顾洞阳即顾可久（1485—1563，字与新，号洞阳，无锡人）。他为官清廉公正、直言善谏，两遭廷杖，屡受磨折，可谓耿直刚介的一代名臣。顾可久与琼州渊源颇深，曾任广东按察副使，兼管海南岛防务。他曾遍访琼岛各地，编写了《琼州府山海图说》。

名扬天下的海瑞也是他主持琼州乡试时选拔出来的人才。顾可久因遭强和权臣中伤，被勒令辞职。他退居乡里后，畅情山水，歌咏自适。海瑞在顾可久去世后依然追怀这位恩师的德行，后奏檄建祠，写下“三生不改冰雪操，万死常留社稷身”（海瑞《谒先师顾洞阳公祠》）的赞誉之语。

钟芳借着节令转换，或透视人世变迁，或激评功过荣辱。他盛赞：顾可久在这片充满热度的土地上所体现的高德卓行以及建立的丰功伟业，有上古之世的淳朴高风，即便是最能传情达意的精妙乐器也难以将其尽颂啊！

冬已至，春不远。若命运乖舛波折，可谓阴气盛极。但是，冬寒愈深，却也正是春阳萌生恢复之时。

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政有庆赏罚刑。冬天的基调里总不免带着寒冷、收敛与刑罚。历代中央政府都是在冬至颁布下一年的历书，古代皇帝也要在冬至这天祭天，向上天汇报一年来的国计民生。另外，冬至前一天官府还要将没有“斩立决”的犯人拉去“出大差”（学名“秋决”），寓意是替天行道、扫除罪恶，干净地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冬至由此也带着一点肃穆的哀感。

冬至不仅饱含着丰厚的哲学意蕴，也为文人士子提供了雅致的诗意空间。北方冬至天气寒冷，古人把“数九”发展成一种雅趣，创制了各式的九九消寒图作为漫长冬日的消遣。

“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荆楚岁时记》）中国传统哲学讲究阴阳消长，阳长阴消象征寒去暖来。九九消寒图有圆圈式（北方俗称“轱辘钱儿”）、文字式（常写繁体的“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梅花式（常见样式为九朵寒梅，每朵九瓣）。每日填染一格、一划或一瓣，冬至后的八十一日中，有一日比一日更多的期待，日写一划或日染一瓣的风雅中藏着对岁月最长情的告白。

东坡先生谪居儋州时，在冬至日曾以诗酒驱遣不知归路是何期的羁旅漫愁：“归期那敢说，安讯不曾通。鹤鬓惊全白，犀围尚半红。”（苏轼《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一树梅花数升酒，不知为谁零落为谁开？只有多情又惜物的春风，应是一年一度地归来！

有情天地，天涯海角有冬日艳阳，或就是最暖的归处！



12月22日，冬至。海口市三门坡镇石岭村吴家正在祭祖。

吴恒刚 摄